

52

其人其事

韓復榘出生在河北省霸州，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北方漢子，身高一米八〇左右，略瘦，卻很健壯；皮膚白皙，當年在湖南沅江中游泳，袍澤戲稱之「浪裡白條」（《水滸傳》中梁山水軍頭領張順的綽號）；李宗仁對韓的第一眼印象不是預料中的赳赳武夫，而是「白面書生」；或坐或立，永遠是挺胸收腹，軍姿挺拔；剃光頭，幾十年如一日；兩眼細長，又總是眯縫著，往往在不經意中流露出一絲輕蔑的目光；鼻樑高且直，下邊是一道烏黑的短鬚，簡約而醒目；嘴唇總是閉得緊緊的，嘴角微微下垂，更顯冷峻、堅忍。

韓復榘從來就不是戲說中的那種喳喳呼呼、張牙舞爪的魯莽軍人，相反，他表情

刻板，不苟言笑，幾乎沒有任何肢體語言。他說話一急，便有些口吃，因此，他說話很慢、很簡短，但語氣卻很堅定，斬釘截鐵，不容置疑。他與人談話，從不夸夸其談，大多時間是在默默地聽，很少插嘴，兩眼逼視著對方，臉上毫無表情，令人莫測。他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受過良好教育，說話從不帶粗口，即使發脾氣罵人，也是如此。

韓復榘擔任省主席後，依然保持老西北軍的簡樸傳統。他平時穿一身灰布軍裝，白布襪，黑布鞋，與士兵的區別僅在於不打綁腿，只有在閱兵或謁見蔣介石、馮玉祥時才認真打上綁腿，這時再看上去簡直就是一個大兵。韓若是去南京或北平開會，會正式一點，換上黃呢軍裝或長袍。韓當過騎兵團長，平時又酷愛騎馬，但他從不穿長筒皮靴。韓晉升二級上將後，南京方面發給他一套金碧輝煌的軍禮服，裝在一個很考究的箱子裡，他一次也沒穿過，連著裝照也沒有。他之所以如此，並非出於簡樸，而是覺得穿上這樣一套行頭像舞臺上的戲子，很滑稽。韓從來不戴任何勳章、獎章，也並非出於謙虛，倒是因為自負：他自度既往戰功彪炳，盡人皆知，無須戴那些小零碎兒來炫耀。

程老伯母馮太夫人像贊

英日哲母女宗表坊端懿洪
慎愷掃慈祥六珈偕老四德
舍章蔚然後起名高五常
仲允傑出兗奮鷹揚積善
餘慶福養方長拈花一笑遂
返仙鄉母儀宛在彤管揚芳

韓復榘敬題

韓復榘手跡

韓復榘吃飯很隨便，平時在辦公室單獨用飯，每餐兩菜一湯，都很平常。韓是北方人，愛吃麵食，如餃子、烙餅之類，那就更簡單了。

韓復榘的夫人、子女及家庭教師在東大樓吃飯，每餐四菜一湯，基本上都是豬肉、牛羊肉及時令菜蔬，很少有山珍海味。一次，韓帶次子去青島，青島市長沈鴻烈設宴招待，席上有一道著名的魯菜「紅燒魚翅」。韓次子時年十歲，沒見過，更沒吃過魚翅，忍不住問父親：「那一根根細細的是什麼東西？」滿座哄堂大笑，韓的臉都紅了。（註一）

韓復榘出行一般是乘汽車，如果不出濟南市範圍，更喜歡騎自行車。有一陣他迷上了摩托車，經常帶幾個衛士騎摩托車去離濟南遠一點的地方。韓從來不乘人力車和轎子，爬泰山也是自己一步步蹬上去。他認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事莫過於人拉人、人抬人。

韓復榘的辦公室設在省府大院五鳳樓的一層。韓次子韓子華撰文曰：「我父親的辦公室設在舊巡撫大堂的後邊，原名『五鳳樓』，共兩層，樓上空無人居，傳說有狐仙出沒。我曾上去『探險』，空蕩蕩的，滿地塵土，有許多蝙蝠飛來飛去，卻有點滲人。」（註二）

早年，袁世凱的母親曾居住五鳳樓。袁次子袁克文在其遺作〈洄上私乘〉中曾述及此樓：「山東撫署有樓七楹，諺曰『五鳳』，居內院之中。先祖母寢息其下，日扃樓門不使人登，惟逐晨命

（註一）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二頁。

（註二）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頁。

一嫗捧酒果數事啟而獻之，及夕復入，持空器下。余怪而詰之，嫗輒笑不答。一日，余躡其後，從之登樓，比其覺而回顧，余已入室矣。游目四顧，幽靜無塵，軒然一室，惟置榻幾數事而已。榻上衾枕咸備，若有人居，幾陳樽箸，餘瀝尚溫。嫗以酒果置幾上，亟牽余下，至梯半，聞上有步履聲。余尤心詫，後詰嫗其上為誰，嫗亟揮手禁余勿言。比下及地，群責余不應從登，且誠後勿再往，余時幼小，終不解其故也。先祖母喜聽鼓詞，日招二瞽者彈歌於窗下，余自塾歸，亦往聽之。一日，亭中侍先祖母餐罷，退至外室，坐案上聽瞽人歌。案對前戶，戶外即中堂，堂後偏左門通後院，右門接層梯。忽見一嫗自左門入，轉入右門，陟級而上，履之有聲，其人衣月白色布衣，審之，似吾家王嫗，遙呼不應，乃矚而待之，時余左右無一人在。俄爾王嫗自外至，余詫問曰：『頃見汝登樓，未見汝下，胡又來自外耶？』王嫗曰：『余甫自外間返，蹬樓者非我也。』余曰：『確見蹬樓者為汝，誠奇也！』王嫗亦曰奇，乃就梯上窺，扉扃如故，且加鍵焉，梯下更無他戶，人竟杳然，豈不翼而飛耶？疾奔告先祖母。先祖母笑曰：『此仙也，日進酒果者，即供養之也。酒果朝獻，夕則空矣。幾榻衾枕不需人拂拭，自無纖塵；或有疾禱之，無不瘳。雖居我室上，從不我擾，故我亦奉之惟謹，汝勿妄言而招尤也。』余聞之，疑始釋。」(註三)袁二公子在這裡給我們講了一段聊齋故事。

韓復榘的辦公室在樓下，中間是過堂屋，有後門通往後花園，西面兩間是機要室和警衛人員

(註三) 袁克文：《滄上私乘》，《辛丙秘苑》，第五十二頁。

值班室；東面兩間是是韓的辦公室和臥室。辦公室內順南牆擺一套沙發；屋中間有一張圓桌，圍著四把椅子；靠東牆有一張中式硬木書桌，即是韓的辦公桌，韓每天就坐在桌後一把圈手轉椅上辦公。轉椅背後靠牆有一排書架，上面散放著一些線裝書、西裝書和文牘。韓喜歡用毛筆，書桌上只擺著四樣東西：一個大硯臺、一個大銅墨水匣、一個大筆筒和一對銅鎮尺。筆筒內插著十幾管毛筆、幾隻鉛筆和鋼筆。其中有一隻鋼筆比較大，樣子也有點怪，原來是一隻鋼筆手槍，裡邊只能裝一粒子彈，殺傷力很有限，韓留在身邊只是為了好玩。辦公室牆上掛著一幅中堂和一幅畫。中堂上書于謙頌〈石灰詩〉：「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字體古樸遒勁，不知何人所書。韓極欣賞此詩，並以此自勉。那幅畫很大，是岳飛全身像，端坐瓷礮，儒生打扮。當時的中國軍人無不希望成為一名儒將。辦公室的裡間是韓的臥室，裡邊有一張掛蚊帳的單人木床、一個中式衣櫃和一套沙發，除此再沒有其他家具。牆上懸掛一幅畫，畫的是「關羽夜讀春秋圖」，仍是一派儒將風度。景仰關岳是中國舊時軍人的傳統。另面牆上掛著一枝捷克造雙筒獵槍，是張學良送他的禮物。蚊帳架上掛著一柄裝飾古雅的寶劍。韓並非用這些東西防身，只是賞玩而已。韓平時身上從不帶任何武器。

（註四）

有人以為行伍出身的韓復榘只是一介武夫，略通文墨而已，其實這是一種很大的誤解。韓出身耕讀之家，其父韓靜源是一位秀才，以教私塾為業。韓自幼隨父在塾刻苦讀書多年，對儒家的

（註四）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一頁。

典籍有很紮實的根基，參軍後南征北戰，戎馬倥傯，但仍保持良好的讀書習慣。韓主魯期間，山東省政府諮議、著名學者沙明遠經常為韓講經書、史書，如《易經》、《左傳》等。

梁漱溟對韓復榘的評價是：「韓復榘作戰勇敢，又比較有文化，方深得馮玉祥的的重用和信任，一步步提拔，而成為馮手下的一員大將。」^{（註五）}「他對儒家哲學極為讚賞，且讀過一些孔孟理學之作，並非完全一介武夫。」^{（註五）}在山東多年從事文史研究的紀慧亭老人斷言：「韓復榘並非老粗，當屬於舊知識份子範疇。」

當代山東著名學者、教育家徐北文撰文稱：「韓復榘在西北軍以能詩文、擅書法發跡。他在山東主政後，把一些術士、僧道統統趕出衙門，並重用何思源、梁漱溟、趙太侔等西新派文人。韓與張宗昌的不同，是由於文野之分。至於韓復榘在民間傳說中已成為粗魯無知的軍閥典型，其實不確，筆者幼年時，曾瞻望其丰采，頗有老儒風範，其詩亦合平仄，通順可讀。」^{（註六）}

飽經歷史滄桑的百歲老人、時任國民政府軍委會官員陸立之於一九九四年在其著作中，回憶他與韓復榘會面時的情景：「筆者於一九三六年夏季，奉南京『國民政府軍委會國民軍事教育處』派遣，到濟南主辦『山東高中以上學生暑期集訓班』，因此與韓復榘有多次接觸。憑我個人觀察，根據其待人接物的各種姿態，其談吐表白，其心態流露，我認為韓是一個不平凡的人。」

（註五）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

（註六）徐北文：《李景林之死及其他》，《濟南日報》，一九九三年十月九日。

「有一天，韓忽邀我赴宴，這是一次奇特的酒宴，不僅形式上特殊，而且是韓復榘著意安排的一次宣講會，不重酒食，倒有些類似西方人的餐間會談。飲宴中韓復榘不再木訥，而是侃侃談笑，表露了他淵博的知識，使我當時就感到世人是誤解了他。這次宴會的奇特處是：兩桌酒席，一桌設在韓的起居室內，只有韓復榘、孔祥榕（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方覺慧（中央監察院派駐山東監察使、元史學家）、陸夢衣（作者）四人入席。另一席設在房門外的廳口，有省政府的秘書長、民、財、建、教四位廳長及一位機要秘書入座。當時張秘書長與教育廳長何思源等舉杯祝酒時，只停在門檻外，不再入室，這是我未曾見過的奇特方式。再一令人驚奇的不是美酒珍饈，而是聆聽韓復榘的娓娓高論，這有些像新聞發布會或是什麼雄辯會。韓復榘的放言豪飲，談鋒犀利，似在表白其心胸坦蕩，是個知書達理的人。他對方覺慧談論元代史，不僅評說了成吉思汗的黷武主義功罪，竟也背誦了元好問的絕句，似又意有所指。絕句是：『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韓復榘借酒論詩是宣泄著什麼？恰又是面對正在撰寫《新元史》的監察使，這可說是妙語雙關，在當時的國民黨所謂『儒將』中，很難覓到第二人。其次，韓復榘與孔祥榕評論《水經》，詼諧幽默。孔體胖善飲，揮汗不止。韓風趣地說：『您在治黃之前，先得治您這一身水。《水經》一書，連隋唐漢晉誰人所撰都搞不清，就不足為本。』這番話出語不俗，又顯露韓復榘博古通今，並非一莽莽武夫。」「我從濟南回南京前，韓復榘表示惜別，親自題上下款，臨時贈送了一張照片給我。當時他懸腕振筆，恭正地寫了兩行道

勁的楷字，我又看到了韓復榘的書法也有功底。」

陸立之對韓復榘總的印象是：「韓復榘胸有韜略，機智過人，遠非一般傳說韓僅是『略通文墨』之輩。」（註七）

于植元（一九二七—二〇〇三，大連大學師範學院名譽院長、教授、遼寧省文史館員、著名學者、教育家、書法家）在一次學術報告會上講：「有一年，我和侯寶林先生在一起半個多月，我說：你那個相聲〈關公戰秦瓊〉得改，為什麼？因為韓復榘雖是軍閥，但他是一位學者。他的古文字學、音韻學的修養很深，詩寫得好，字也不錯。記得黃侃先生有一次在北京講學，回來很激動地說：『我發現了一個人才——韓復榘，那麼多人聽我講學，只有韓復榘全懂。他對古音韻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他是大家，詩寫得好，字寫得好。』瀋陽故宮裡有他的字。寫文藝作品的人誤會了他，他們是把山東督軍張宗昌的事給韓復榘安上了，相聲上這麼一講，韓復榘就是魯莽之人了，這個東西很可怕。所以我們現在不學歷史，只看文藝作品，看電影，聽相聲，以後還不一定把人都教成什麼樣子了。」（註八）

黃侃（一八八六—一九三五），湖北省蘄春縣人，一九〇二年入武昌湖北普通學堂，與宋教仁、董必武同學。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師從章太炎，受小學，為章氏大弟子。從一九一四年起，

（註七） 陸立之：《誰主沉浮》，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一頁。

（註八） 于植元講于丹等整理：《傳統文化芻議》，《白雲論壇》，第一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九月。

先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東北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授。在小學、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等方面卓有成就。章太炎、劉師培、黃侃被時人稱為民國時期的三位國學大師，三人的共同特點是：學問大、脾氣怪。

有人把《效坤詩鈔》中的幾首詩說是韓復榘所作，大加嘲笑，顯然是把韓復榘與張宗昌（字效坤）當成一人了。那幾首詩雖選自《效坤詩鈔》，其實也並非張宗昌所作，而是由張的老師、前清末代狀元王壽彭代筆，乃文人的遊戲之作。在那個時代，文人、武人寫「打油詩」是一種時尚，追捧者大有人在。「打油詩」是詩之異數，不受格律限制，有感而發，生動活潑，詼諧幽默，不能以平常的標準品評其高下。《效坤詩鈔》之一首《天上閃電》（「忽見天上一火鏈，好像玉皇要抽菸。如果玉皇不抽菸，為何又是一火鏈？」），就得到某位現代詩人的好評。更有人對「靠窗擺下酒，對海唱高歌」（《蓬萊閣》）之句拍案叫絕。

又有人編故事，對所謂「韓復榘講話」大加嘲諷，由於故事編得過於離奇荒誕，自己反倒露了馬腳，看來說瞎話也得有點技術含量。那麼韓復榘講話到底怎麼樣呢？

一九三一年，濟南學生鬧學潮，韓復榘認為學校內一定有共產黨，便召集濟南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舉行座談會，與會者都捏了一把汗。但韓的態度很好，只說明要嚴防共產黨，各校長要引導學生，加強教育。「他的講話簡明扼要，又照顧各方面，對各校長的顧慮和意見也作了解釋和答覆，而且說得有分寸，很得體，沒有帶一點威脅口吻。會後聚餐，韓復榘殷勤招待，大家都很滿

意。事後大家評論那次座談會的發言，都說：『主席的發言講得最好。』^(註九) 在那個時代，中學校長都是當地的大知識份子，社會名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他們的意見還是有一定分量的。

韓復榘出身「草根」，也許是曾經遇到過太多的不公平，他堅持一種樸素的平等觀念。他除了拒絕乘坐人力車和轎子外，還嚴禁家中僕役稱呼主人為「老爺」、「少爺」。於是，韓的三個兒子分別被稱作「大學生」、「二學生」、「三學生」。一次，韓偶然聽到一位僕役管韓的二哥叫「二爺」，立即尖刻地訓斥他：「你就那麼愛當孫子？」從此「二爺」變成「二先生」。^(註一〇)

韓復榘主魯時期，公務員星期日都休息。一天，韓突然想起，家中的廚子星期日不能休息，這太不公平！於是宣布廚子星期日也要休息，是日由家人自己動手做飯。開始，韓認真實行，還親自下廚，興致勃勃地給夫人幫忙。後來，韓事情一多，忙不過來，做飯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註一一)

韓復榘的座右銘是「不怕死，不愛錢」，應該說基本上做到了。韓的個人收入究竟有多少呢？這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據何思源說，他對韓在軍費方面的收入不瞭解，但韓多次說過：

(註九) 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四十一頁。

(註一〇)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三頁。

(註一一)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三頁。

「我不喝兵血！」就其行事看，是可信的。在省款方面，何是知道的：韓每月薪俸六百七十五元，特別辦公費一千元，特別開支費二萬元，這些都是在預算以內。特別開支費包括支付顧問、參議的薪水、車馬費以及饋贈、應酬等項開支。另外如馮玉祥帶一營衛兵在泰山居住就兩三年，亦由此款供給。何在韓去世後，曾追問財政廳長王向榮，韓是否還有其他收入。王說，財政廳有一項牌照稅收入，每年十二、三萬元，全部給韓主席。這樣，韓個人每月可自由動用的錢不過三萬元。「縱令侵吞貪污也是有限度的，比之那些貪婪無厭、擁資億萬的大軍閥，真是小巫見大巫。」（註一二）

何思源是山東省政府委員、教育廳廳長，後來還擔任過山東省政府主席，一直位居山東省最高權力中心；何不是前西北軍人，更不是韓復榘的親信，而是蔣介石派到山東的人。何的話應該可信的。

有政治面貌不明之景世仁者，一九三八年初，在剛剛淪陷的濟南、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匆匆出版了一本名曰《韓復榘禍魯七年罪惡錄》的應景讀物，對屍骨未寒的韓復榘大加撻伐，爆料韓七年間貪污一億元！《韓復榘傳》作者、山東大學呂偉俊教授認為：「此說可信程度值得懷疑。」景在自序中豪情滿懷地揚言，接下去還要寫蔣介石、張學良、沈鴻烈等當時中國抗戰軍人的「罪惡錄」呢。

（註一二）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四十三頁。

韓復榘不置房產、地產，這在當時的軍政官員中也算是另類。那個時代人有了錢，首先想到的是買房子置地。韓在河南、山東當省主席，一直住公房，夫人高藝珍勸韓買房，韓豁達地說：「有我在，不買房也有房住。我不在了，買了房也是人家的。」韓生前曾有三處房產；一處在北平，是張學良送的；一處在青島，是沈鴻烈送的；一處在南京，人稱「韓公館」，只有這處房產是韓出於政治上的原因，自己花錢建造的。當時各省疆吏，為表示服從中央，紛紛在南京購置房產，韓當然也不能例外。「韓公館」建成後，馮玉祥一家搬進去住，直到南京淪陷，房屋毀於日軍炮火，韓及其家人一天也沒住過。

韓復榘一生不斂財，也不理財，究其原委，主要是沒興趣。在西北軍時期，軍中就流傳「大咧咧韓向方」之說。無論是在西北軍，還是山東，韓即使算不得「窮人」，也絕不是什麼有錢人。韓歿後，蔣介石念其「身後蕭條」，發給其家眷十萬元撫恤金。

西北軍解體後，前西北軍人紛紛投資銀號、銀行、公司、貨棧等，即使是副官、參謀也動輒入股幾萬、十幾萬，而韓復榘僅在東亞毛呢公司有股折合人民幣三萬餘元，純屬為公司董事長宋裴卿捧場，並非為牟利。(註一三)

韓復榘有沒有貪污受賄，山東的民營企業家最有發言權。民國大總統黎元洪之子黎重光曾在山東棗莊中興煤礦任駐礦辦事委員會主席委員。他回憶當年在山東捐款賑災的事：「一九三一年

(註一三) 吳景南等：《馮玉祥部及其本人的經濟情況》，《西北軍集團軍政檔案》，第一百七十一頁。

山東境內黃河氾濫，韓復榘發起募捐，賑濟災民。我適在天津，中興總公司給我一電，叫我到濟南見韓，面交捐款兩萬元。總公司又給我一信說，韓復榘好名，要投其所好，錢花在刀刃上。我發一電致韓，告以中興公司捐款數位。他覆我一電，歡迎我去。我到濟南，先在交通銀行辦好兩萬元支票，親自送交韓復榘。他大為高興，在珍珠泉北面一廳中設宴款待我。」「韓復榘自命清廉，對於他的拉攏不能用金錢，而要用別的辦法，如前面已講過，響應他的號召，捐款賑濟山東水災。」（註一四）

韓復榘個人生活很節儉，但該花錢的地方，則出手大方，從不吝惜。老長官馮玉祥及其衛隊住在泰山，每月六千元的開銷全部由韓個人可自由支配的三萬元中支付；一些前西北軍袍澤、北洋政府時代的失意軍人、下野政客，找到濟南來，韓都冠之以顧問、參議的名義，按月送錢。這些錢也同樣來自韓個人的「特別開支」。韓個人還資助過不少家境貧寒的青年學子和軍官到國外留學，每年按期匯款到國外，直至韓離世為止。

反之，韓復榘對某些南京政府大員的「敲竹槓」卻一毛不拔。賀耀祖曾任蔣介石的參軍長、徐州行營主任、軍委會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一次，賀致信韓復榘，說南京同事薪水皆不夠開銷，擬向韓「借」十八萬元，以便償還債務。地方官主動向京官「進貢」，本是官場約定俗成之潛規則。韓不識時務，等人家京官都放下身段張嘴「借」了，韓居然還不答應！孫桐萱勸韓：「不能

（註一四）黎重光：〈中興煤礦與山東省府的周旋應酬〉，《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九十八頁。

多借，可以少借，需要應付一下，敷衍敷衍面子。」韓頑冥不化，仍是不「借」。後來據孫說：「此事不但得罪了賀本人，當然也得罪了南京方面另外一些人。」（註一五）

賽金花，又名彩雲，晚清名妓，早年淪落青樓，復又嫁入豪門，其一生經歷頗為傳奇。賽氏被狀元洪鈞娶為侍妾。洪旋以外交官身分出使歐洲四國，賽氏亦隨行。八國聯軍侵占北京，賽金花因略諳德語，與德軍統帥瓦德西有過一段交往，因此有了「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之句。時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有記者發現賽氏尚在人間，困居陋室，一時間，賽氏又成為新聞人物。接著，劉半農、商鴻逵走訪賽氏，欲為其書寫傳記；張競生則提議為賽氏募金濟貧。

一九三六年秋，韓復榘從報上得知賽金花的消息，以其垂老之年，貧病交加，晚景堪憐，乃資助她國幣一百元，由國文學校轉交。大約在賽氏病故前一個多月，有兩位穿中山服的人來到北京前門外天橋居仁里十六號賽氏家裡，送上一百元國幣，說是山東韓主席送的。賽氏感慨萬千，說：「唉，回首可憐歌舞地，如今不似洛陽時！」當即手書謝詩一首，雲：「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垂頭掠鬢鴉。多謝山東韓主席，肯持重金賞殘花。」其後還有賽氏的一行小注：「彩雲老矣，誰復見憐！昨蒙韓主席賞洋百元，不勝銘感。僅呈七律一章，用申謝忱。」此事公諸報端，一時傳為佳話。是年十二月四日，賽氏病逝，葬於北京南城陶然亭畔，享年七十三歲。

西北軍人都知道：韓復榘膽大包天。有人說：在韓的字典裡，沒有「怕」字。韓當年發動「甘

（註一五）孫桐萱：〈韓復榘被扣前後〉，《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五輯，第九十九頁。

棠東進」，率領一萬子弟兵，膽敢與十幾萬西撤的大軍背道而馳，擦肩而過，令世人瞠目。當馮玉祥踞北國，如日中天時，韓敢於離他而去；馮走投無路時，也只有韓不怕得罪南京，一次又一次把馮接上泰山。石友三被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正、副總司令聯手打垮、通緝，只有韓不怕結怨蔣、張，把落魄的石藏進山東省政府。「七七」事變後，當時備受官方與民間誤解的張自忠逃離日本人控制的北平，首先想到的是去濟南，而不是別的地方。因為他最瞭解韓的性格。

韓復榘桀驁不馴，率性自由，從不輕易服從，對絕大多數國人早已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人身依附關係，有一種本能的抗拒。難怪西北軍人都說：韓復榘有「犯上」的毛病。

「五原誓師」之後，在馮軍上層出現一個由「權臣寵吏」組成的強勢利益集團，他們一亮相便炙手可熱，權傾朝野，急不可待地奪取豔羨已久的兵符。軍中老將紛紛落馬，敢怒而不敢言。韓復榘偏不信邪，一味嬉笑怒罵，全不把彼輩放在眼裡，結果是引火焚身，成了眾矢之的，傷痕累累。

曾經在北伐時期擔任過韓復榘的作戰參謀，後來在臺灣出任防空炮兵司令的空軍中將傅瑞瑗，於一九八〇年代說過這樣的話：「韓先生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能受一點氣，不能忍，太容易衝動，『小不忍，則亂大謀』，最終落一個悲劇性的結局。」

韓復榘是個驕傲的人，他自尊、自信、自負。一九二六年馮玉祥從蘇俄回國，舉行「五原誓師」。已接受晉軍收編的石友三主動跑去見馮，跪地大哭。同樣是受晉軍收編的韓復榘，雖然也

歸心似箭，卻不動聲色。馮對韓的秉性瞭若指掌，不顧張之江勸阻，親自來到包頭，一個電話就把韓叫回來了。多年之後，馮仍為此很是得意。

北伐期間，蘭封大戰前夕，馮玉祥為確定前敵總指揮人選而舉棋不定。他意屬孫良誠，又怕韓復榘不服氣，於是把韓叫到面前，試探著問：「你到前方去，是願意聽孫良誠指揮，還是叫孫良誠聽你的？」韓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我聽孫少雲的！」馮大樂。韓雖傲氣十足，對袍澤還是有情有義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中旬，第三集團軍副總司令兼五十一軍軍長于學忠偕參謀處長韓世儒到濟南，與時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韓復榘討論膠東半島沿海布防問題。于對韓軍部署有異議，韓世儒對韓復榘說：「敵人如由高密附近登陸，可以繞到我軍背後，腹背受敵，無法作戰，還可能截斷我軍後路。」韓復榘問：「你想怎麼辦好呢？」韓世儒建議在諸城附近山地構築防禦陣地。韓復榘說：「你在諸城附近面向東方阻敵西進，敵人如由日照附近登陸，還不是打你的屁股嗎？」韓世儒說，任何地方都有背後。韓沉思片刻不語，轉身而去。事後，韓復榘的參謀長劉書香對韓世儒說：「你的膽子可真大呀。」「這個部署是韓親自決定的。韓的脾氣是，他說的話，任何人不能駁回，如有人駁回，當時就給個下不了臺，甚至撤差。所以我們這裡任何人都不敢駁他。今天沒有對你發脾氣，真是萬分的客氣，當時我真是替你捏著一把汗。」（註一六）

（註一六）韓世儒：〈與韓復榘的一次接觸〉，《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二百四十一頁。

韓復榘是名優秀的軍人，帶兵打仗是他的天職。他的悲劇在於他沒有把握好自己的角色；他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不適合做什麼；不知道應該在誰面前謙卑，在誰面前高傲；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謙卑，什麼時候高傲。

韓復榘崇尚本色，厭惡矯情。

韓復榘始終堅持在第三路軍中繼承老西北軍優良傳統，但也不是全盤照搬。當年橫七豎八縫在西北軍軍裝上的那些寫著各式標語口號（如「我們為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誓死拚命」、「一彈當作全軍團體性命看」、「軍隊須是民眾武力」等）的小布條兒，統統被韓廢棄。

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對江西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韓復榘奉蔣命派李漢章師前往江西。半年後，李班師回魯，韓在省府當著許多人的面，詢問李在南方軍隊（蔣軍）中有何見聞。李回答：「現在的南方軍隊，只要提到蔣委員長，在場官兵都要立正。」韓回過頭來，問參謀處的人：「這在《步兵操典》上有嗎？在《勤務令》上有嗎？要是當兵的一聽到長官就立正，那『老總』們一天到晚光立正就沒完了，還幹正事不幹？」（註一七）

一九三六年，韓復榘巡視泰安縣，召集學生講話。講話前要向孫中山像敬禮、唱黨歌等如儀。當時司儀為縣長周百鏗，唱歌時為表示積極，便站在大家面前打起拍子來。韓當即說了一聲：

（註一七）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一九九一年，第四十四期，第四十頁。

「停！」毫不客氣地指出，此時無須打拍子，命周縣長也入列肅立唱歌。(註一八)周是西北軍老人，五原誓師期間調馬鴻逵軍，後隨馬參加甘棠東進，中原大戰結束後隨軍駐山東泰安。韓推薦周任泰安縣縣長，馬率部去寧夏後，周仍留任縣長。

韓復榘並不嗜賭，私生活也是嚴肅的。

仍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黎重光，他還憶及韓復榘另外一件事：「韓復榘自命不擾民，他屢次到棗莊，我請他住到礦場，他總是不肯，到礦場參觀後，仍住在車上。一九三六年他又到棗莊，我因有事，沒有立刻去迎接。駐礦辦事委員申殿元先往見他，申對他說：『請主席住到礦內東樓，那裡很方便，叫條子和打牌都可以。』韓大怒。我隨後趕到，他對我說：『申殿元是什麼東西！侮辱我。把我當什麼人？』我說：『從前許多大官都來過，叫條子和打牌是常事。主席怎麼能和他們比，申殿元無知，請息怒。』他仍忿忿不平。中興總公司認為此事開罪於韓，對礦不利，叫申自動辭職了。」(註一九)

韓復榘與青島市長、海軍第三艦隊司令沈鴻烈私交甚篤，韓每次去青島，沈必盛情招待。韓歿後，沈接任山東省政府主席。一次，沈向何思源談起韓當年去青島的往事，說：「韓先生這個人真奇怪。你說他好賭麼，他只打打麻將，而且打上四圈就讓給別人；你說他好嫖麼，他常常睡

(註一八) 徐北文：《韓復榘與高步瀛》，《山左鴻爪》，第八十五頁。

(註一九) 黎重光：《中興煤礦與山東省府的周旋應酬》，《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一百〇一頁。

乾鋪。」自以為對韓的脾氣秉性相當熟悉的沈，仍百思不得其解。（註二〇）

社會上流傳有關韓復榘的種種緋聞趣事，均出自酒欄茶肆及「地攤文學」，意在迎合低級趣味或賺錢牟利，不足與辯，亦不足與考，當不在本書討論之列。至於說到韓有兩位如夫人，在他所生活的那個年代，納妾作為一種社會陋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種現象的存在，是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傳統等諸多因素造成的，不能完全以此判定某個人的道德水準。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納妾這種社會陋俗已經徹底被人們擯棄。

韓復榘酷愛多種運動，除騎馬外，還喜歡游泳、踢足球和打籃球。韓的家鄉雖在北方，但距白洋澱很近，河流縱橫，他出生的台山村就四面環水，猶如孤島，出門就要乘船。韓自幼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游泳自然不在話下。韓從軍後曾暢遊沅江，橫渡長江，就任山東省政府主席後，在濟南「進德會」建成華北第一個室內游泳池。韓從當連長起就學會踢足球、打籃球，即使成為省主席後，仍不能忘情球場。

韓復榘打牌，但不上癮，有時為消遣，有時是應酬，一般打完四圈「衛生麻將」，故意輸點錢，就找藉口匆匆離開牌桌。（註二一）

韓復榘愛喝酒，尤其愛喝家鄉釀造的「老白乾」。韓平時住在辦公室，有時來東大樓過夜。

（註二〇）何理路：〈韓復榘在山東〉，《縱橫》，第四十九期，第四十三頁。

（註二一）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二頁。

只要聽到樓下門口站崗的衛兵雷鳴般吼聲：「立正，敬禮！」，韓夫人就將韓迎到二樓大客廳，二人隔著寫字臺對坐吸紙菸，談家常。少頃，有僕役端上酒菜，韓慢慢自酌自飲，下酒菜永遠是兩小碟，一是香椿炒雞蛋，一是小蔥拌豆腐。韓酒量極大，每次飲半斤白酒毫無醉意，但也僅以此為度，從不酗酒、醉酒。酒宴時如有人起哄、鬧酒，他就佯醉以脫身。（註二）

韓復榘的菸癮很大，而且只吸軟裝大號「哈德門」牌紙菸，當時這是一種很大眾化的菸，有錢人一般都吸罐裝綠「炮臺」。韓吸這種菸也未必是出於節約，可能是他在長期艱苦的軍旅生活中養成的習慣。他持菸的手勢很有特點：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紙菸，並使菸頭向上翹著，如此看上去似乎有些笨拙、土氣，其實是為不使菸燻了手指。原來在西北軍是嚴禁吸菸的，馮玉祥經常檢查官兵手指，若發現有菸燻黃的痕跡，輕則罰跪，重則打軍棍。韓日久成習，難以改掉了。

韓復榘對兒女之教育有其獨特的方式。韓不讓兒女上小學，而是由他聘請家庭教師在家裡教兒女讀書，等兒女到了上中學的年齡，才允許去上中學。

韓復榘為兒女聘請四位家庭教師。一位是從北京請來的前清舉人，姓桂名保，字燕生，人稱桂老夫子，是位旗人。桂教四書五經，全是舊式私塾的教法，略事串講之後，就責令學生熟背，一本《上論語》要一氣背出。桂還教學生作詩，先是對對子，然後就是熟背《千家詩》及《唐詩三百首》，他不教作詩的方法，認為詩背多了，自然就會作詩。

（註二）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二頁。

韓復榘對《左傳》很感興趣，有時請桂老夫子帶著學生到其辦公室去講《左傳》，他在一邊吸著紙菸當「旁聽」。這時桂就特別賣力，按照「朱注」講得很細緻。韓一向特立獨行，常對「朱注」提出異議，與桂探討。桂必唯唯稱是，但從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內心絕不苟同，認為都是異端邪說。

桂老夫子完全繼承了旗人多才多藝的生活情趣，唱崑曲、下圍棋、鬥蝸蝓、養蝸蝓，無一不精。他還經常為學生講《聊齋》、《閱微草堂筆記》裡的故事，繪聲繪色，引人入勝，講到興奮處，鬚髮皆張，忘乎所以。

現代語文教師由秘書王一箴擔任。王畢業於師範學堂，卻很迷信「戒尺」，學習不好就打學生手心。王還教學生寫毛筆字及圖畫。縣衙「帖寫」及軍隊「司書生」出身的韓復榘，對兒女寫字抓得很緊，親自布置作業，規定每天必須寫多少篇大楷和若干小楷，雖公務繁忙，仍不忘檢查。首先查數量，完不成就罰跪，三子貪玩，罰跪次數最多。一日，次子寫「遠」字，上下都寫成捺形，受到韓的痛斥：「你們老師怎麼教的！一個字不能寫兩個捺，都沒給你們說過嗎？」

英語教師由韓復榘的英文秘書兼翻譯陸鼎吉擔任。陸父乃山東赫赫有名的「陸探花」，家學淵源頗深，本人又留學美國多年，學貫中西，難免恃才傲物。山東省府秘書處有位曹秘書，學識好，資歷深，又是位長者，韓復榘對老先生十分尊重，破例准他可以參加朝會，還允許乘人力車進省府上班。陸每有詩作常向曹請教；曹也老實不客氣，拿過詩來，信手加減，往往將陸作改

得面目皆非，陸漸不悅。一日，陸又當眾奉上一詩，請曹斧正。曹又依例徹底修理一番。良久，陸方緩緩道來：「曹老，不瞞您說，這可是杜工部的詩！」滿堂哄然大笑。從此兩人再不說話，視同路人。曹嗣後在天津師範學院擔任史學教授。

韓復榘的私人武術教練于化行擔任武術教師。于教學生太極拳、行意拳及八卦拳，也教授刀、劍、槍、棍等兵器。於擅長教「打散劍」，即令兩名學生各執一把木劍，相互隨意擊打，但只准觸及對方手部，儘管事先戴上厚手套防護，手還是常被打得紅腫。(註二二)

于化行，直隸望都人，清末民初武術大家、孫氏太極拳傳世創始人孫祿堂的弟子，孫氏太極拳第二代傳人。在山東省國術館（館長韓復榘、副館長竇來庚）任教務員。一九三五年撰寫並出版《武當真傳太極拳全書》，韓為該書題寫書名並作序。

韓復榘的兒女都在濟南齊魯中學上學，那是一所私立教會學校。韓的長子學習成績很好，全省初中會考名列第一，上高中時他想考省立二中，因為該校是全省最好的學校。但韓堅決不准，說那是國立學校，主席的孩子去那裡念書，別人會說閒話。韓長子為此大哭一場，最後還是在齊魯中學上高中。(註二四)

韓復榘在生活上對兒女管得很嚴：衣服是黑布制服，黑布馬褲，膝蓋部位還要先打好補丁，

(註二二) 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四頁。

(註二四) 王雨林：《憶韓復榘二三事》，第六頁。

以防以後磨破；鞋是黑布鞋，為了結實，前邊還有皮包頭；新襪子必須先補上襪底才能穿。韓吸菸時，不許兒女為他劃火柴；喝酒時不准兒女為他斟酒；打牌時非但不允許兒女在旁邊觀看，即使路過牌桌，也要目不斜視，快步通過，否則必遭呵斥。韓認為這些都是「壞毛病」，孩子們不但不能學，連看都不應該看。（註二五）

韓復榘從不打罵兒女，但平時過於嚴肅，兒女都有點怕他。但偶爾碰上他高興，再喝點酒，便以檢查功課為名，把孩子們叫去閒聊，這時他往往很和藹，也很「民主」。一次，韓的長子問他世界上最欽佩誰？韓想了想，說：「英國的愛德華八世就很了不起。」兒女們沒想到，那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異國君主，竟是父親心目中的英雄！又一次，韓與兒女們討論中國名人誰的名字起得最好。兒女們七嘴八舌，說了一大堆名字，韓都不以為然。兒女們請他說一個好名字。韓說：「我看『徐向前』這個名字就起得不錯。走得慢，卻不停向前走，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辦不成呢？」

韓復榘主魯七年有餘，得罪了一些人，而若輩偏偏又是掌握了話語權的人，於是由他們炮製、散布的關於韓的種種笑話便不脛而走，滿天飛。

梁漱溟說：「對於民間流傳的關於韓復榘的種種笑話，不只是我，如韓的老友張鈞（原國民黨政府軍事參議院副院長）、聞承烈（馮玉祥軍隊的兵站總監）等，都認為許多不合事

（註二五）韓子華：〈記先父韓復榘先生〉，《傳記文學》，第六十一卷，第三期，第六十四頁。

實。」（註二六）

對這種現象，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有其獨特的解釋：「民間有很多韓復榘不學無術的笑話，孔老師也會講七八個。但實際上，韓復榘的文化水準很高，熟讀四書五經，在縣衙和部隊裡都當過『司書』，是以文武雙全的本事當上一員大將的。傳說中他那些愚蠢的搞笑之舉，孔老師認為一部分是民間文學的『集合』作用，將發生在多人身上的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造成『典型』效果；另一部分則可能是韓復榘裝傻充愣，其中又可分為幽默調侃和憤世嫉俗兩種。比如，蔣介石推行『新生活運動』，強令國民上街一律『右側通行』。韓復榘說在：『蔣委員長腦袋瓜子進水啦？讓人走道都靠右邊走，那他的左邊讓誰走哪？那馬路不浪費一半了嗎？』一個省主席是斷不會弱智到這種地步的。韓復榘假如確實說過此話，那就是故意裝傻充愣，來反對蔣介石不得人心的『新生活運動』。而梁漱溟搞的教育實驗，韓復榘就不但支持，而且親自考察。韓復榘個性倔強，又佯狂傲物，所以馮玉祥、蔣介石都很討厭他。馮玉祥打過他一個耳光；老蔣則終於尋了個『不戰而逃』的罪名把韓復榘給誘殺了。」（註二七）

一九九三年夏，多年從事編輯工作的吳空（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兼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孔子基金會擔任理事）去看望谷牧（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並贈

（註二六）汪東林：〈訪梁漱溟問答錄（五）〉，《人物》，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五十頁。

（註二七）孔慶東：〈向梁漱溟先生學習〉，《評醒論客》，第三十一期，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

他送一套《全國文史筆記叢書》。谷看了很高興，他說我們這些人讀過四書五經，看過二十四史，到老來看看這些東西也有趣。吳說這叢書史料豐富，文章簡短易讀。還說編書過程中也糾正了一些謬誤流傳，例如韓復榘就不是傳說中的草包。谷牧是山東人，知道這些事，便說：韓復榘不簡單啊，他治理山東，興辦教育，確實做了些好事。（註二八）

毋庸諱言，韓復榘是民國史上最具有爭議的人物之一，而民間關於他的笑話仍廣為流傳，某些文章、著作也以訛傳訛，樂此不疲，甚至胡編亂造到不可理喻，以致其人本來面目和真實性格卻被蒙上一層厚厚的塵埃和迷霧。究其原委，乃是長期流行於世的「二元思維定式」使然，非好即壞，非善即惡，非美即醜；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便是百分之百的錯誤。縱觀世間萬物，人最複雜。論及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沒有實事求是之心，是難以做到持平之論的。

（註二八）吳空：《回憶谷牧同志》，山西新聞網《山西法制報》。